

壹、前言

當代醫學、生命科技的進展與應用，已指向生命的復甦與再造，儼然就是對生命限度的挑戰，使得人們對「生命」有了另一番的詮釋，產生更大的願景。可是，不難了解，人們真正對抗的不就是呈現出外在現象的生物生命，卻是內蘊於每一個人、似乎在冥冥中左右人之生命生活、無形而無可捉摸似又可掌握，我們稱之為「命」的東西！此言「命」已非僅止於外在生命（現象）或生物生命，更包括了無形的「運」、「限」，即所謂的「命運」、「命限」。生死交關之際（如：癌症末期病人）固然令人容易感受生命之有限，命運之無奈，然而，相形地，也就在這個關頭，人亦可感受到不必然被如此時空限度所拘制的一股奮力。「自己能為自己做些什麼」的自我存在反思就在此刻凸顯出來，如安樂死、安寧療護等，先不論其它，這些都是在此時「能為自己做些什麼」的選擇，對這些課題的省思與抉擇，隱含著一種對「命」的態度。如此，人對自己的「命」可以不再是一居於被動的弱勢，因為我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「安排」（選擇）自己的命運，抉擇自己的行動，即使在生死交關處。

論也許尚有相當時間才可能成功的生命創作，且看幹細胞的研究與應用將人類帶向更健康、更長壽之目標已可預期，甚至已然肯定。只是，所謂更健康、更長壽所指為何？所為何？其本身即為目的嗎？在醫學上來講也許「是」！但是，就整個人生來說，健康、長壽不可能作為目的，而是作為達到其它或更高目標的手段或過程之所以可能的保障。況且，今日醫學亦已注意到且愈益重視人之為身、心、靈整合的存在者，健康、長壽亦在於此三面向的整合。無論如何，話說回來，人終必面對生命的無常與死亡的不知如何而至、何時將至？尤其在生死交關之際，身體、心理的治療已然罔效，醫學在臨床上面對生死的考量，必要關注人們對「命」之靈性面的思慮，否則終難達致生死兩相安之目的。

貳、命運與運命

“GATTACA”是1997年美國好萊塢出品的一部商業電影，中文片名為「千鈞一髮」。內容是敘述在未來世界中，生命科技已進展到藉由基因控制去塑造人的出生，使得每一個出生的寶貴天生就具備某方面的優良能力（優良人），相形之下，即使得「自然出生」的人（瑕疵人）只能從事一些勞力方面的工作。男主角從小就嚮往著太空飛行，可是他「瑕疵人」的身分連一般非勞力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怎可能進得了那麼高科技的組織呢？後來經由「黑市」的安排，男主角「借用」了一位具備太空飛行能力之「優良人」的身分，而得以進

由電影談「命運」

蕭宏恩

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



入“GATTACA”太空中心成為一名太空人。這位借予男主角身分的「優良人」，縱使在出生時被塑造成太空人，卻避不了其因車禍而半身癱瘓的災難，所以才「出借」身分，讓男主角「代替」他完成其「天賦」使命。影片的結局，就在男主角升空的同時，這位「優良人」自行投入焚化爐，永遠消失於世間，男主角即成為「唯一的他」。

一、命定與命運

筆者以為，一般言及「命」有兩方面的義涵：一為「先天的確定」，即「命定」義；另一為「生命歷程中無可掌握的不確定性」，即「命運」義。但是，這兩種義涵往往是相互交疊的，如果偏向「命」即「先天的確定」，則為「宿命觀」；如果偏向「命」為「生命歷程中無可掌握的不確定性」，即是「運命觀」。而無論是哪一義涵，皆透露出生命之限度以及突破命限之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之問題。很清楚地，“GATTACA”一片藉由男主角及那名借他身分的「優良人」表達出「命定」與「命運」的二重義涵，且同樣地，兩人都不甘於命定的安排及命運的捉弄，其與影片中其他（背景）角色的對比，凸顯其塑造自己人生的強力作為。但是，他們真正跳脫出命運的拘限了嗎？

首先，“GATTACA”一片表面上是對基因科技的一個反動，卻隱含人類試圖藉由生命科技來決定一個人之命運的命定論。實際上，這跟傳統以降的宿命觀沒有兩樣，只是將「天」（神、上帝：）的決定換作「人」利用科技的控制（人意圖取代天、神、上帝：的位置）罷了！而影片中的兩位主人翁亦未真正跳脫出這樣的一種宿命觀。首先是那位將自己身分借予他人的「優良人」，表面上他似乎並未被其車禍受傷因而癱瘓的命運機緣所打倒，但是，他並未「放棄」其背負「天賦」使命而作為「優良人」的宿命，所以想經由「黑市」此一不正當的途徑延續其宿命。最後，當其所「寄託」身分的人成功時，他的「必然」消逝以完成宿命的「轉換」——那個借他身分的人，永遠用他的名、做他的事、成就他的「天命」，而成為他的化身——他的一切努力就只為了其「優良人」之宿命的延續。如果複製（cloning）技術已成熟，如2000年上映的另一部好萊塢商業電影“The 6th Day”（魔鬼複製人）劇情所描述的一般，不但人的肉體，連人的思想、記憶都能完整的複製，一個衰敗的肉體立即可以「換新」，猶如只是換了一件完全一樣的新衣服一般！那麼，他即不需要出借身分，讓他人成為自己的化身而存在，來完成其「天賦」使命。

另一方面，那位借用他人身分的「瑕疵人」，表面上看起來是不被自己的先天所限定，極力掙脫自身命定的束縛。只是，他因借用了身分而成為「優良人」，「科技」不但幫助他隱瞞了原來的身分，也巧妙地隱藏了他原本因「瑕疵」而來的不足。這就猶如平民利用技巧混入了貴族，且巧妙地隱藏了自己的粗俗一般。

其次，好萊塢的電影多半是個人、英雄主義的展現，“GATTACA”一片亦不例外。影片中兩位主人翁的「努力」，成就的是一名「英雄」！「英雄」是「能人所不能者」，但是這位英雄卻是永遠活在他人之名下而一生見不了光的冒名者！為其他人來說，只不過是一個「頂替」的成功案例罷了！而被頂替的「優良人」不甘於命運捉弄，落於甚至比「瑕疵人」還不如的境地，卻利用了「優良人」所鄙視的「瑕疵人」而使自己繼續「活」下去。

由之，“GATTACA”影片中的兩位主人翁，在個人成就上的確突破了一己之命限，卻終歸趨勢於總體人類之宿命。如此，要說“GATTACA”一片予我們的「教育」意義，除了反映基因（控制）科技之無限度的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後果——基因歧視——之外，大概就只有「肯努力就可以完成自己之所願，只要給我時間，予我機會」的陳腔濫調了！

二、破除宿命之限是在共同存在情境內的努力塑造

人之生命是在共同存在情境內的生活，這是大家都感受到與了解的，既然如此，「命」不僅僅在於個人，更在於共同存在情境內之無可掌握的不確定性。而個人生死之命限不知何時而來，又不知何時將去，不當為關注之對象，所當關注者，乃生命的品質與生活的福祉（幸福的生活），因為生死並非目的，汲汲於生死限度的突破，也不就是為了此生之生命歷程的圓滿或生活的幸福嗎！否則，期盼生得好、死得晚，更好說是對幸福、長壽的追求，其意義何在？又有何價值之成就？如同上所舉“GATTACA”一片中，那位將自己身分出借的「優良人」，縱使其

被塑造的出生有再優良的基因，仍逃不過命限的因緣而車禍癱瘓。他利用出借身分的方式使其應該「優良」的人生不致因其癱瘓而中斷，這是他對命運之不確定性的突破，欲塑造其完滿的人生。只可惜其與借用其身分者皆並未真正跳脫「宿命」的束縛，他們所努力的，只不過是想辦法迎合「命定」的安排。想要真正跳脫「宿命」之束縛，掌握命運的不確定性，乃在於努力去塑造自己的命運。這番「塑造」不是個人的成敗，更不是「身分」的轉換以符應身分所應對的福利，卻是在一共同存在情境之內，各安其位的努力，創造共同之福祉。

參、生命的再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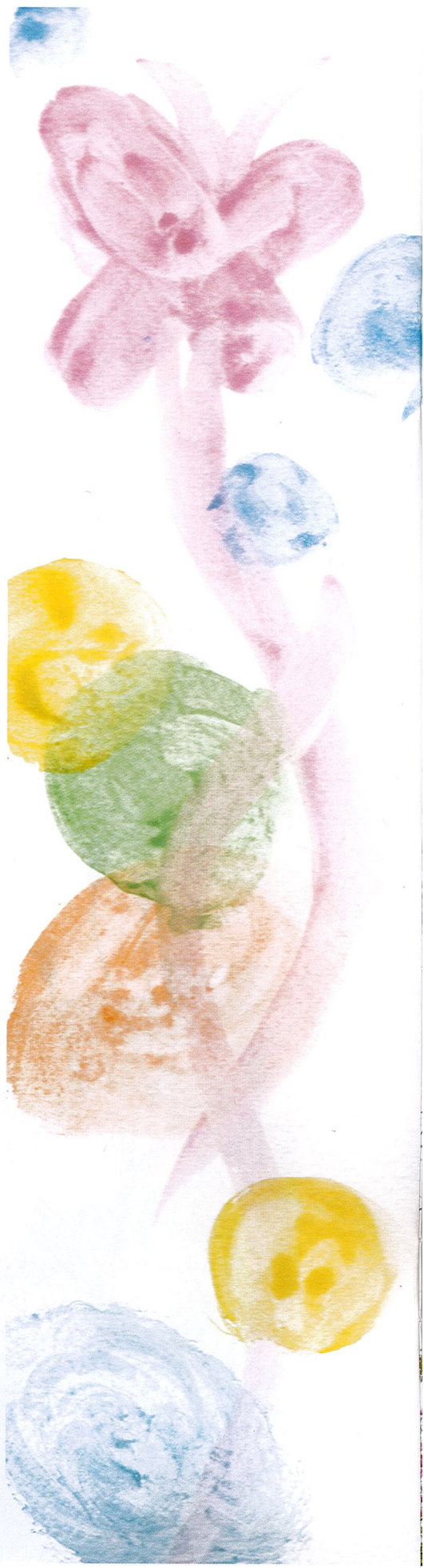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的論述，肯定且強調了人的一生必不為「出生」所確定，生活於共同存在情境內的每一個人都可藉著自己的努力安排、塑造自己的命運，開創自己的人生，造就存在情境內的共同福祉與共創幸福。然而，醫學、生命科技的發展的確是如此嗎？反過來說，醫學、生命科技的發展一定要如此嗎？不如此又會如何？是如此又能如何？

一、臍帶血幹細胞的發展與應用——生命科技的躍進

“The Island”是2005年美國好萊塢產出的電影，中文片名為「絕地再生」。影片的內容仍是在於對生命科技發展的一個反思，但更好說是「反動」！本片與前所舉2000年

的“the 6th Day”（魔鬼複製人）一片的主軸都是「複製人」，所不同的是，“the 6th Day”是利用已發展至靈魂（理智、思想、情緒：等等）與肉體的精緻複製技術，當自身受到重大傷害或疾病時，「繁衍」自身的永存以致為所欲為。而“the Island”卻是描述幫富人進行複製以備「不時之需」（作為富人之「備胎」）的企業，如何被其所「創作」的複製人發現並揭發的故事。就直至今目前為止的發展，生命科技之複製技術的進展，是否真正能達至“the 6th Day”一片中的「預言」尚不明確，但“the Island”一片所透露的「擔憂」倒是極可能成真！

然而，幹細胞的發展與應用似乎淡化了以複製人作為備胎的擔憂與疑慮，而臍帶血幹細胞的發展與應



二、共同存在情境之命運的再造

用，由於初生嬰兒的臍帶血原本是為醫療廢棄物，在取得上更是免除了幹細胞由胚胎及骨髓中汲取的倫理爭議。這是因為幹細胞除了目前已有應用的造血功能外，亦潛藏發展成為身體任何組織或器官的功能。而初生嬰兒的臍帶血內被發現蘊含豐富的幹細胞，而且臍帶血幹細胞的異體移植幾無排斥，有相當高的成功率。因此，一旦幹細胞的生殖科技發展成熟，所能為人類帶來的不再只是醫療，卻是生命的「再造」！設想：一旦臍帶血幹細胞的發展已臻成熟，是否會有人因著某種目的（如：運動員肌肉組織的再造）而有意「製造」出寶寶以利用其臍帶血呢？而此（等）「被有意製造出之人」的命運或成為「受利用者之人」的命運又將如何呢？

臍帶血幹細胞生命科技的進展，如前所言，在醫學上的意義已不僅止於疾病的治療，更是生命的再造。其實，不難明白，無論是疾病的治療或是生命的再造，皆在於改善、甚而改變一個人現世的命運。只是，這樣的改善或改變如果僅止於少數人，無非即是「新貴族階層」的形成！那麼，社會在如此「新貴族階層」與多數眾人之為「新平民」的對比之下，一種「新的宿命」應運而生。這種新宿命不再是來自於「先天」或「天生」的出身，卻是來自於（後天）「權勢」的造成。實際上，我們不難體會，人與人之間的命運相繫與命運與共，由上所舉幾部影片的內容中，皆可見得，如“GATTACA”

一片中，男主角（借用身分的瑕疵人）與女主角（優良人）的相愛相持；“The 6th Day”一片中，男主角及其分身（複製人）攜手共同對抗專門製造複製人的龐大地下組織等等。好萊塢的電影無論再如何地展現英雄式的個人形象，總無法避免摻入命運相繫及運命與共的社群（集體）面向，因為孤寡的一個人無法成就英雄的誕生，卻是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為社群（集體）利益而努力的人，才堪稱「英雄」。然而，這個社會、這個世界真正需要的並不是英雄，一方面是由於英雄的可遇而不可求；另一方面，英雄畢竟仍在於個人的凸顯，就大局的長久而言，仍需共同存在情境中之眾人的群策群力。如同一個社會的安定，無法只依賴少數的神勇警察或所謂正義的執法者即有可能。

由之，論及當今臍帶血幹細胞於醫療上的功能，無論在自體或異體

移植皆具相當效用。有人開始儲存新生兒的臍帶血以備己之不時之需，也有人呼籲捐出新生兒的臍帶血以備社會之需。捐贈臍帶血自不同於捐血，因為臍帶血可永久儲存，而且，就醫療上來說，自體使用臍帶血的機率僅約兩千至二十萬分之一，而異體配對的成功率卻高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五。因此，無論就共同存在情境內的每一個人命運相繫及運命與共，或就現實上來說，捐贈臍帶血是較為合理且較為合乎社會福祉的舉動。從另一角度而言，自體臍帶血的儲存僅自己能用，而集合眾人捐贈的臍帶血，一旦社會上有人（當然包含捐贈者本人）有需要時，立即可獲得此救命的「醫療資源」，況且在醫學上，臍帶血一直是新生兒出生後即丟棄的醫療廢棄物，如今，如果撇開可能發生的商業買賣行為，臍帶血的捐贈確實是在共同福祉的營

造上最為合理的作為。如同一位富人招待兩桌快餓死的人吃飯，卻故意擺上很長的筷子。其中一桌的人只顧著自己吃，但由於筷子太長根本無法將飯菜送入自己的口中，終致活活餓死。而另一桌的人彼此用筷子將飯菜送到對面人的口中，就在如此互助之下終得飽餐。

伍、結語

生命的永恆與不朽一直是人類積極追求的目標，當代生命科技幹細胞，尤其是臍帶血幹細胞的發展與應用，為人們帶來美夢成真的願景。只是，這樣一個「願景」，背後所隱含的，卻是「好生惡死」之情結。當代生死醫學因著生命科技的進展，已然由生命的修補、復全而至生命的再造。表面上是掌控命運，而實際上卻是無形中造就了新的宿命觀，由以往的「出身（生）決定」演成未來的「基因決定」。而新宿命觀卻更是難以打破的「命定」！在未來「基因決定」的新宿命觀下，人們必須要付出更多、更大的努力才能突破這「人為造就」的「命運、命限」。

